

訪孫中山故居遇醉龍

正是相請不如偶遇，聞名不如見面。原先應該在佛誕才得以一見的「舞醉龍」，這個農曆二月，在孫中山故居遇上了。

□曾偉強

舊時香山童謠說：「舞龍船頭，吃煙樺餅，歡天喜地夠晒盞（過癮）。」這個「舞龍船頭」，指的就是「舞醉龍」。醉龍源於中山市西區長洲村，輻射至珠海、澳門一帶，屬於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。道光年間的《香山縣志》記載：「四月八日，浮屠浴佛，諸神廟雕飾木龍，細民金鼓旗幟，醉舞中衢，以逐疫，曰轉龍（醉龍）。」

傳說很久以前，某一年的四月初八，即浴佛節當天，一位遊方僧人來到香山縣龍塘樹坑小河邊洗澡。突然有一條大蟒蛇向他奔來，他隨即拔出寶劍，將蟒蛇砍成數截，掉落河中。

此時，一位醉醺醺的漁翁恰好路過，糊裏糊塗地一手抓起蛇頭，一手捉住蛇尾，手舞足蹈起來。那條蟒蛇竟然復生，化龍飛去。餘下的幾段蛇身，在河邊變成了幾棵煙樺樹。後來，當地發生瘟疫，死了很多人。有人偶然發現煙樺樹葉搗碎沖水喝，可以治愈疫病。從此以後，每年的佛誕，人們都會用煙樺樹葉製成煙樺餅慶節，並以「舞醉龍」的方式酬神。

「舞醉龍」原是模擬傳說中的情境，由醉漢各執以樟木等堅實木料製成的龍頭

、龍尾，乘着酒意即興舞動，重點是「形醉意不醉，步醉心不醉」。如舞龍者表現得過於清醒，旁邊手持酒壺者，便會灌他喝酒，務必令舞龍者帶醉而舞，愈舞愈醉，直至醉倒或筋疲力盡。果真是「直須爛醉酬佳節，莫惹人間半點愁」。

眼前的「主角」，那紅彤彤的醉龍，長約三尺，金角、黑眼、紅嘴、白牙、金鱗、綠鬚，既別具一格，亦威猛懾人。場中央的紅色大鼓，畫上「舞醉龍」的基本舞步動作。這個大鼓，可容兩名大漢在上面舞龍，一人手持醉龍，功架十足；另一人則手持酒壺，不時灌手持醉龍者飲酒。不過，據說現在酒壺內的已不是米酒，而是清水。

圍繞着大鼓的其他舞者，也是清一色男子，原因是這個傳統是傳男不傳女的。他們身穿紅色長褲和寫上「醉龍」字樣的黑衣，頭纏寫上「中山長洲」的紅布。名副其實是「紅錦纏頭舞醉龍」也！

有意思的是，在這場「舞醉龍」的過程中，一群年輕人闖了進來，以街舞與之交集。這個也稱得上是創新罷。畢竟，「舞醉龍」的本質也就是即興。舞至末段，還有一漢揸着擔挑，挑擔兩個大酒埕逡巡

其中，趣味盎然，煞是好看。而這一刻，也不知到底是誰醉了。

至於這天在孫中山故居「舞醉龍」的原因，也許是拍攝紀錄片或宣傳片之類。但卻平白便宜了我這個閒人。

話說回來，雖然孫中山先生在香山的翠亨村出生，而香山亦因此而改名中山；但根據孫中山故居《孫氏家譜》所載，中山先生祖籍東莞，是我的同鄉。《譜》載：「始祖、二世、三世、四世祖俱在東莞縣長（上）沙鄉居住。五世祖禮讀公，在（由）東莞縣遷居來湧口村居住。」

由於家道中落，中山先生小時貧窮，後全賴兄長孫眉在檀香山經營有道，家境才得以改善。所以，眼前的孫中山故居，其實是一八九二年擴建而成的。正門那副對聯：「一椽得所，五桂安居」，便是擴建後，孫中山親筆撰寫的。雖然只是一間普通村舍，陳設簡潔，樸實無華；但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」。這幢房子，惟孫德馨。

正由於家道中落，那時候的孫家，彷彿就是《大地恩情》劇情的現實版。除了兄長孫眉，中山先生的兩個叔父，早年也遠赴他鄉謀生，而且在他出生前後便因病逝世。孫中山看到積弱無能的清朝，外國列強的欺侮，便矢志致力救國。他曾說過：「幼時的境遇刺激我……我如果沒出生在貧農家庭，我或不關心這個重大問題」。

孫中山故居是一幢磚木結構、中西合璧的兩層樓房，有一道圍牆環繞着庭院。圍牆正門外南側有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孫中山故居」石刻牌匾。正門南側有宋慶齡手書的「孫中山故居」木刻牌匾。前院北側原有一間約四米寬，八米長的房子，是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，孫中山出



◀舞醉龍文化由中山傳播至澳門，現已成為澳門的節日

生的地方。一八九二年擴建時，那間房子改作廚房，並挖了一口水井。到了一九一三年孫眉擴建後院，增建廚房後，才拆掉那屋子。

步進庭院，不難發現前院南側那株酸子樹。酸子酸子，子孫子孫，也蠻有意思的。這樹，據說是一八八三年，孫中山從檀香山帶回種子，在這裏栽種的。郭沫若曾經留下「酸豆一株臥龍，當年榕樹已成空」的詩句。

詩中的榕樹，指的是中山先生童年時，聽村中老人講洪秀全故事的那株大榕樹。孫中山後來回憶他的革命思想時，也承認根源於此。中山先生說過：「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長大後事，然革命之最初動機，則予在幼年時代鄉間宿老談話時已起。宿老者誰？太平天國中殘敗之老英雄是也。」現在立有銅雕塑「根」以作紀念。

雖然，今天大家都以孫中山，中山先生稱之，但究其實，中山先生從未自稱孫中山。他一直自稱孫文，英文名字則是「Sun Yat Sen」（孫逸仙）。中山先生幼

· 曾偉強

香港詩人，作家。著有《想飛》、《藍巴勒墮筆》、《吐露港的星空》等。

►中山市孫中山故居現已成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



午夜巴黎中國版

□綠騎士

拉丁區（下）

落花猶似墜樓人

巴金曾住在通尼佛路 Rue Tournefort 二號，就在他住處不遠的轉角處便是一條短短的亞米育街 Rue Amyot。他可有經過這兒？他可知道才七年前在此發生的那個淒厲的悲劇？

每當我經過此街，8bis號門前，在十分寧靜安詳的氣氛中，心中總仍感然。街道上行人匆匆，各自忙着生活上一些重要的事。誰會記起，當年

那個絕望的女子？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四日，三十六歲的莫迪里亞尼在貧病交迫中去世。翌日，他那個懷着九個月身孕的妻子從五樓躍下。珍·夏布頓（Jeanne Hébuterne）那時才二十二歲，落花猶似墜樓人。她以身殉情、不惜一切要同年同月同日死，留下一個孤女由家人撫養。

珍出身自傳統天主教家庭，本身也有繪畫天才，要成為畫家。十九歲那年遇到莫，兩人深墜愛河，她不理雙親強烈反對與他同居。父母斷絕了她的經濟來源。

莫是波希米亞中的波希米亞，生活放任吸毒酗酒。清醒時很優雅和害羞，但一喝了幾杯便粗暴抑鬱。

寒冷的冬日，他瑟縮在破舊的大衣下，豎起衣領以求多一點兒溫暖。肺病已深，他咳嗽得整個人震動，像個破箱子。逐間咖啡店推門進去，向人兜售他的畫，沒有人理睬，沒一張賣出去。

現在他的畫價值連城，收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館中。

街道上不留痕跡。但沁着不知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文化八陣圖

從山上再下來到聖日耳曼大道，來到花神和雙叟這兩間咖啡店，是戰後知識分子常到之地，哲學家，文化人的聚腳處，尤以卡謬、薩特和西蒙·波伏娃最為人津津樂道。現在已成為遊客必「到此一遊」的景點，沒有

多少思想家在那兒聚會討論哲學了。其實拉丁區有着較低調而充滿情味的地方，如好些專題咖啡店，供志同道合的人相聚交流。有各種書迷會，如「藍波之友」，「布魯斯特會」，人們相聚，就圍繞着「回憶逝水年華」等年復年地談論……

又如在於策道（Rue de la Huchette）二十三號那間只有七十五個座位的小劇院。荒謬劇大師尤安斯可（Ionesco）著名的「禿頭女高音」和「課程」一九五七年在此上演，六十多年無間斷，依最初的導演法。在同一劇院上演同一劇本，破世界紀錄。

雖然全球經濟大影響下，文化行業受到威脅重重，但，仍有些痴人堅守着一些小書店、創意小物品店、咖啡小劇場等等個性小天地。小飯店中常有人進來賣花，偶然亦有人賣自己寫的詩。亦有泊在岸邊的平底船，改為小型音樂廳。在船上聽音樂，看着圓圓的船窗外柔靜的河波，琴聲在水上飄過。越覺過去與未來一切不可捉摸。

聖修佩斯廣場已是拉丁區邊緣，這個大教堂，自從「達芬奇密碼」出現後，因故事中有數段重要情節在此發生，吸引了不少遊客。其實這座被列為國家文物的宏偉教堂本身已有很多值得觀看的地方，雨果曾在此舉行婚禮，現仍常在此舉行各種重要典禮。

而每年六月初，教堂前的大廣場上，就在印着「醉舟」全文的藍波牆附近，是一連四天的「詩市」，像花市、菜市，詩像日用品一般，在街頭擺賣。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詩成為了學

院裏或是知識分子們的特權玩意，令很多人覺得高深莫測、敬而遠之，但其詩本是來自大眾，屬於民間的。

就算在法國文化氣息如此濃厚的地方，詩集和劇本都是出版界的「票房毒品」。除了一些經典名著如我們的「唐詩三百首」之類仍會有買者，一般現代詩集都大多數是孤軍作戰式地在茫茫人海間尋找知音，是非常吃力的。但偏偏又有許多不息心的痴人去做傻事。法國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詩節和詩市。以巴黎這個最為重要，有三百多個大小出版社參加。在綠溶溶的樹蔭下，圍繞着大噴泉，逐檔細看，再與三兩友人，去一旁的露天咖啡座上聊聊，是盛夏一首怡人的生活之詩。

結語

古今許多文化人年輕時都來過巴黎。青春像未凝定的物料，易留下深痕，自己也不例外。在學生時代曾在拉丁區的夢特貝露堤上一間小畫廊工作了兩年，見過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人，來追尋一個或虛或實的理想，因而對此處的人地緣感受甚深。這些日子像無形的冷火焚燒，飄起的輕煙轉眼不留痕跡，但烙印一生。寫過一首小詩：「……被巴黎的魔力迷惑／……明天各奔前程／永無止息的迷津／留下了，也帶走了／回想中永遠的青春／……年來年去流，客來客去流／塞納河安閒悠悠／不同的面孔／相同的層樓……」

午夜巴黎的河邊，定會遇到古今絡繹不斷的尋夢人。

橋

□姚船

橋，架在碧水之上，藍天之下。像一隻巨大的手，牽着兩塊土地，讓兩岸的人親近。遠遠望去，又像一條臥龍，蓄勢騰空而起。

橋，何只千百年？當人類的腳步敲擊大地，倒臥的樹幹被架上小溪，這也許是最原始的橋。它構築了簡陋的生活，也溝通了純樸的心靈。

鄉間古老的石板橋，留下多少赤足農人的腳印，收納多少牛蹄答答的聲響？光陰在橋上走過，歷史卻留在橋面。古樸、滄桑，一直流傳至今。

洶湧的江河上，一條條鋼鐵橋樑飛架。無數滾動的車輪，南來北往，運載着豐盛物資和歡樂人群。繁榮、文明，從橋上奔向未來。

在公園明媚的月色下，一對戀人正在小橋流連。他們未曾察覺往來遊人，也沒有欣賞湖邊風景。甜蜜的感情，已在兩顆熾熱的心之間，搭起一座無限溫馨、幸福的「橋」。

而游子心中，也有一座用濃濃鄉情搭起的「橋」，思念奔向遠方的故鄉。橋，在天地之間。

碧水之上，橋連接着被水流割裂的土地，被峽谷分離的山體。道路通暢，社會繁榮發展。

藍天之下，嫉妒猜疑，像無形的罅隙，將人的感情疏離。有誰能用神奇的手，在人們心靈架起一座友誼的「橋」，讓愛的列車在每個人心中暢遊？

· 姚船

加拿大華文作家，曾任多倫多華人作家協會會長。



◀策道街景（一八六六年攝）

